

青龙庙神坛的两位“潮州人”

□谢昭良

潮州青龙庙供奉的神祇多达18位,主神安济圣王是三国蜀汉永昌太守王伉,其他如“三仙师”“土地爷”等多为民间神话人物。奇怪的是其中有两位,“进士爷谢鸾”和“举人爷谢少沧”却是潮州郡南本地人。他们是怎样走上神坛的呢?

近年来青龙庙声名远播,对谢少沧的传说,读者轻点“百度”便一目了然。

“据传,明代潮州人谢少沧在云南为官,恰逢大旱饥饉。他为免延迟时日,先开官仓济灾而后上奏朝廷,获罪问斩。按滇俗,处决囚犯吊于大树三天尚活者可免其死。其地白天日炙而夜司风寒。谁知‘天降神人’,张开大黑布化为乌云顶住烈日风霜,三天后谢竟死里逃生,即备祭品到神庙祭拜,见正中端坐者就是搭救自己的神人——蜀汉永昌郡守、‘安济圣王’王伉。自此日夜焚香拜之,并于回潮时,将王伉及大、二夫人偶像带回家设点供奉,后立于此庙祭拜。”

这一传说富有神秘色彩。但谢少沧多年宦游在外,潮州志籍少有记述,研究者对他多有质疑。或张冠李戴,把他错为谢湖;或以他无“宦游云南”,否定其迎王伉。(见《潮郡青龙庙》)

其实,在潮州郡南《谢氏族谱》

中,谢少沧确有其人。“少沧,绍绍祖,嘉靖壬子举人”。他是元至正3年(1342年)开基潮州郡南谢氏的谢南隐9世孙。

谢少沧在为他的姑夫鹤巢人李春魁写的《乡进士特授浙江浦江知县李公墓志铭》中,有“祖于公映之时,年亦垂髫”之句。李卒于嘉靖15年(1536年),男童“垂髫”约8岁。据此推断,谢少沧生于嘉靖7年(1528年)前后。

嘉靖31年广东乡试,谢少沧以第11名中举。嘉靖36年(1557年)他走上仕途,任如皋教谕。在任3年,他做了两件名垂青史的事。一件是知县童蒙吉倡建学宫“崇德楼”,由他具体实施。垒台高二丈五尺,再建两层高阁,以“揽乾坤之秀气,挹江海之奇观”。后在楼中供文昌帝君,更名“文昌阁”。今为如皋名胜。另一件是他率领一个只有6个人的班子,用一个月重编《如皋县志》10卷。这部县志是如皋现存最早志书。

嘉靖39年谢少沧离开如皋,尔后任怀远知县,官至岷府长史。笔者尚未发现相关史料。一般来说,从八品教谕到五品长史,经历几个台阶,那时谢少沧应该人到中年了。

岷府是明太祖朱元璋第18子朱榑的藩王府。原在甘肃岷州卫,后迁云南。嘉靖时期已在武岗(今湖南)。长史为王府总管,且对朝廷负有“辅相规讽,以匡王失”之责。谢少沧对

内对外肩负重任。

二

王伉入潮,有多种传说。清乾隆《潮州府志》有“前明滇人宦于潮者,奉神像至此,号安济灵王,立庙镇水,遂获安澜”的记载。经今人推断,此“滇人”为明万历27年潮州海防同知施所学,便称“施所学说”(见《潮郡青龙庙》)。奇怪的是这个官方湖学,在民间从未传闻,也未见于同时代典籍,在青龙庙更无“物证”。因此,笔者认为“施说”缺乏事实根据,“前明滇人有宦于潮者”之说,仅仅是清代编志者记录的当时听到的一种明代“传说”而已。

“谢少沧说”版本多样,除上述“为官”说,还有他在云南“经商”说。饶宗颐总纂的《潮州志》“从谈志·蛇神”按中,也还有一说。谢“尝于江上得之神像,高尺许,一男二女,谓大夫人也”。

据现有史料,谢少沧确实无在云南为官,但这并不等于他和云南没有交集。武岗的地理位置、岷府的历史,和长史的职责,都和云南不无联系。谢少沧没有经商,但有可能到云南干干,也有可能碰到王伉神像。笔者认为,没有在云南“宦游”的谢少沧迎回神像,就同“前明滇人宦于潮者”带来神像一样,都有其可能性。孰是孰非,还得寻找更多证据。在潮州郡南民间,谢少沧的传

说重点是“大老爷”的灵爽。笔者2015年访问了几位老人,听他们讲儿时听到的故事。

谢少沧迎回王伉和两位夫人的小神像后,供奉于郡南新亭巷家中神龛。邻里闻说,争相祭拜。神甚灵验,有求必应,被称为“大老爷”。谢氏宗亲,先迎神像入谢氏宗祠,后为方便外姓信众,又送神像至南堤江边古庙。因“大老爷”入庙,香火鼎盛,声名远播,城里城外,信众盈门。于是,郡南信众主事者倡导扩建庙宇。其时,四周刺竹成林,青蛇出没,难于动工。主事者择吉祷告,求蛇避迁。次日,众蛇逃匿,不见踪影。于是,新庙落成,重塑神像,安澜济世,庇佑潮城。

他们还说,谢少沧迎回的小神像,为信众收藏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显现于郡南。

透过这则传说,不难发现信众之所以对王伉顶头膜拜、重建庙宇,在于他们信奉“大老爷”有求必应。信众感恩“大老爷”,也感恩迎神有功的谢少沧,从而把他神化了。

三

王伉何时入青龙庙,未有记载。就同青龙庙建于何时,至今也无定说一样。潮州志籍对该庙记述,迟至清康熙《潮州府志》,但有专家认为,这所古庙在明代或宋代以前就存在了。



潮州青龙古庙 郑鹏作

想起了“坐在床头看娇妻”

□吴构松

潮汕地区有个流传很广的小笑话,本来要说“坐在船头看郊区”,讲普通话被听成“坐在床头看娇妻”了。实际上,这个“笑话”不可笑,因为,上面的读法不离“谱”。我们先听听一对爷孙的对话,然后谈谈这个“谱”。

有一位爷爷问读小学的孙子:“潮州话从哪里来?”调皮的孙子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从潮州人的口里来呀!”说完反问爷爷:“那潮州人从哪里来?”爷爷愣了片刻,悠悠地说:“从古代的中原来。”

这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对话,道出了潮州话的源头:中原古代汉语。

粗略地讲,汉语各大方言的源头是相同或相近的,只是由于战乱、垦荒、戍边等原因,原来居住在黄河中下游、使用同一语言的人,向其他地方迁徙后,受山岭、河流等阻隔,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,加之与当地原住民语言相融合,经过长时间的演变,逐渐与其他地区拉开距离,各自形成独特的语音系统。西晋八王之乱、永嘉之乱,唐安史之乱,宋元之交兵连祸结,以及秦发兵戍守岭南,唐陈政、陈元光父子开移民潮,形成了多次蔓延式中原大移民潮,促进了汉语在南方的传播。这种传播就诞生了闽南方言,之后又衍生出了潮州话。

一种方言,越是远离文化中心,语音系统的变化就越小。语言学家的结论是,闽、粤两大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差别最大。由于地处僻远,对外交流少,潮州话语音受北方方言的影响小,较顽固地保留了隋代以前上古汉语的许多特点,在声母、韵母和声调三方面都有所体现。

先看声母。普通话中的声母有z、c、s,还有zh、ch、sh,在潮州话中只有z、c、s。zh、ch、sh这些卷舌音声母被音韵学家叫做舌上音。清代历史学家、汉语学家钱大昕提出了一条著名的汉语语音演变规律:“古无舌上音”,意思是上古声母系统中没有“知”“彻”“澄”“娘”这组舌上音声母。照钱大昕的话来推断,普通话中的zh、ch、sh,是后来从z、c、s分化出来的。潮州话恰恰保留了上古汉语“无舌上音”的特点。人们常说潮州话是古代汉语的“化石”,这算是一个例证。

韵母方面。北方方言只有30多个韵母,潮州话的韵母特别多,有60多个。如此悬殊,主要原因是潮州话较多保留古音中的系列韵尾,特别是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,而北方方言保留的韵尾比较少。

1960年公布的《潮州话拼音方案》列出鼻音韵母30个,塞音韵母21个。普通话只有16个鼻音韵母,没有塞音韵母。

潮州话和普通话韵母数量差距大,但并不是说,普通话中的韵母,潮州话都有。由于两种语言各自发展,演化的路径和环境因素的区别,不少普通话里有的韵母,潮州话并没有。如潮州话韵母没有撮口音ü;普通话前鼻音an、en、in与后鼻音ang、eng、ing并存,潮州话的鼻音韵母无前鼻后鼻的对应和

四

谢少沧被推上了神坛,青龙庙也就有了“本地”的神明。当时的郡南谢氏是地方望族,主事者的谢氏代表,熟知家族历史。谢少沧的先祖谢鸾的神奇经历也就受到关注。

在《谢氏族谱》上,“庸庵,讳鸾,字格轩。景泰癸酉经元,天顺癸未会元”。谢鸾在郡南谢氏家族中是一位“大喜大悲”人物。喜者,是家族开基一百多年来,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的第一人。在他之后郡南谢氏中式入仕者绵绵不绝,有力地提升了郡南的知名度和文化水平。然而,他又是家族的悲哀。中举之后十年参加殿试。那年是天顺7年(1436年),“火作于贡院……烧杀举子九十余人”(《明史》卷29),谢鸾名列其中,后获御赐“进士出身”。朝廷把死者遗骸分成六大坟堆,葬于朝阳门外,立碑“天下英才之墓”。

也许是谢鸾开创了郡南科举的纪录,也许是谢鸾的“英才”传奇,他以“进士爷”被请入青龙庙,和其来孙“举人爷”谢少沧一起接受祭祀。在青龙庙的南侧,还专辟“官厅”,供奉这两位“官员”的木主。据说也是以往郡南长者议事的地方。

谢鸾、谢少沧祖孙走上青龙庙的神坛,是郡南信众对“造福一方”的官员的纪念,也是历史形成的青龙庙文化使然。

潮汕佛教寺庙中的嵌字楹联补遗

□佃锐东

最近,报上见岛生先生《潮汕佛教寺庙中的嵌字式楹联》(见10月26日《潮州日报》11版“潮州文化”)一文中介绍了大量的联语,既丰富了佛教文化也弘扬了潮州文化,又介绍了嵌字式联的常识,十分难得。谨就所知,为乡邦佛教殿堂中的嵌字楹联补遗。

潮人先贤佃介眉先生不单是位学者、诗人、文人书画艺术家,还是位楹联大家,潮州学者曾楚楠先生曾撰文论及:“佃介眉先生乃楹联高手,嵌字入联,自然谐协,得心应手,允称特色。”

潮州开元寺是岭东第一古刹,历代皆有高僧大德主持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开元寺方丈释纯信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和尚,出家之后,为表事佛心志,先后梵化了二根无名指,故被称为二指师。佃介眉先生虽不事佛,但敬重佛教文化,与僧人过往亲密。开元寺也经常请佃先生题匾书联。六十年代初,开元寺在藏经楼辟文物陈列室,“文物陈列室”匾就是释纯信方丈请佃先生用隶体书写。在此前后,佃介眉先生还为方丈及几位和尚撰书嵌字联。为纯

信方丈撰联为:
纯性何所向,
信心惟法宗。
并附记:“方丈索书于我,多断。余不以人之断为断,下工耳。”慧源法师出家前是佃介眉先生的入室弟子,出家后一直与老师常有往来,佃先生为之撰联:

慧不因人喜,
源何得水宗。
跋语为:“慧源大师说法有点头之异,非擅口舌胸无渊岳者所能及,爰以法号为题,得毋词之未至耶?”

当时尚有一和尚法号法慧,佃先生也为题联:
法海原深遂,
慧心见空明。

开元寺还有一位和尚,经常穿着补衲的僧衣,人称破布和尚,佃先生也撰书一联以赠:
破布谁为贵,
和尚法自尊。

并附后记:“挂锡开元寺,有破布和尚者,轻衣饰,衣衫不整,人故是名之,而和尚也自喜也。”

这几位方丈、和尚,皆是开元寺中道德高尚的僧人,且学养深厚,甚得佃介眉先生赏识,也是佛缘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开元寺多次得政府拨款修缮,1964年,开元寺开辟文物陈列室,陈列寺中的文物资料。时释纯信方丈请佃介眉先生为联,佃先生即撰一隶书联以赠,并挂之文物陈列室:
自昔嘉名存古刹,
于今盛饰纪当途。

并附跋:“寺建开元廿六年,今千二百二十六,宣政府之爱护古迹,四次重新也。”

此联虽不是嵌字联,也附记之以存照。上述佃介眉先生为开元寺及诸位和尚的撰联,原存于文物陈列室,历经文革浩劫,早已不知所踪,连当时佃先生为开元寺篆刻的《潮州开元镇国禅寺》方型大印章也至今未能找到,此为余话。

别峰寺,是潮州著名的山岩古寺。一日,佃介眉先生偕诸友前往一游。住持和尚知道几位是文化人,请茶之后,客气地请诸位为山寺题辞。诸友推荐介眉先生提笔,佃先生推辞不得,握笔为别峰寺写了一联,并嵌首尾:

别后环山未许别,
峰前碧水尚留峰。
众人拍手称妙。

李子长画龙不点睛

□罗传远

相传潮州人民对潮州知府林鉴成欺压百姓,又想破坏潮州风景,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。可惜其在位有权有势,百姓奈何他不得。一直到其卸任才有机会惩治他。

传说当时揭阳有个李子长,心地善良,在家境贫寒的情况下,还慷慨解囊买下一只老青蛙去放生。被李子长放生的青蛙实际是一只千年修炼的“水鸡精”。他为了报答

李子长的救命之恩,梦中送给他一颗能起死回生的宝珠。从此,李子长买死鱼经宝珠一洗,都变成活蹦蹦的鲜鱼。后为逃避鱼霸抢掠,情急之下吞下肚中。“水鸡精”又托梦告诉李子长,叫他改行画画,只要用唾液加入,画什么就变成什么。从此李子长活画闻名遐迩。

李子长听说林鉴成在潮州为非作歹,很想为潮州人民报仇,可惜找不到机会。当听说林鉴成任

满即将离潮时,李子长觉得报仇的机会来了。赶在当地官员在安南庙码头为林鉴成送别时,特意送一幅画给林鉴成。对此,林鉴成欣喜若狂,因平时向李子长索画他都不肯,用重金他也不卖,而今不费分文就能得李子长的活画,岂不快哉!但李子长送画时吩咐,在船上不能看画,要看必须回家才能看。林鉴成满载潮州人民的民脂民膏,乘兴而归。船到半海,

闲着无聊,叫人取出李子长的画来观看,因至此林鉴成还不知道李子长究竟送他什么画,故迫不及待回家来看。画卷展开,见李子长画的是一条龙,真是惟妙惟肖,大夸李子长画工不错,名不虚传,名副其实。但细究却发现画中的缺陷和破绽,原来此龙美中不足,有眼无珠。

林鉴成自作聪明,以为是李子长的疏忽,即命文房四宝伺候,精心地补上龙眼之珠。谁知不补则已,一补蛟龙成真,立即翻江倒海,林鉴成及其家小都葬身鱼腹。李子长以画龙不点睛之计,为潮州人民报仇除奸。